

作为煤矿职工家属的一员——我的母亲——和所有矿工家属一样,吃过许多苦,受过许多累。70年代初,她们同父辈一道从内蒙古的乌达矿务局辗转千里来到渭北这块蕴藏“乌金”的土地。

初来乍到条件十分简陋,大多数人家租住在附近的农家院落里。没有现成的房屋,靠着女人和泥,男人制坯,筑起了一座座干打垒的土坯房,算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虽然艰苦,但心中徜徉着一种欢乐,这毕竟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家。

当时在父辈中流传着一句口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振兴渭北的煤炭产业,父辈们在这块土地上掀起了一股艰苦创业的浪潮,

有许多像王进喜一样的模范人物,靠着人背肩扛,靠着粗陋的工具器械,靠着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在荒山沟里创造了个个奇迹:一座座轿车房矗立起来,一条条皮带巷盘桓于矿区,源源不断的“乌金”开始在这这里的地下涌出……

我的母亲和其他家属们也加入了这场艰苦创业的劳动中,她们的付出绝不亚于男性。当时盖厂房缺少工业建筑材料——砖瓦,单位将家属们组织起来自行生产。在荒山沟的一角,一座老式砖窑被开凿出来;青一色的家属女工,穿着补丁摞补

丁的粗布衣裳,挖土——和泥——制坯——入窑——烧制——出砖;荒山沟里开始冒起了灰色的烟雾,也有了母亲和其他家属们背负着砖垛(通常六七十斤重)来往于砖窑的身影;佝偻着身躯,奋力向前迈动步履,汗水打湿了脚下的土地,肩膀被皮带勒出一道道血痕,高强度的劳动常常使她们腰酸背痛;在建筑工

地,她们同样是不缺少的力量。挖地基土壕、打夯、筛沙子、卸水泥、拌混凝土、打磨水磨石……哪里有男人的劳动,哪里就有她们坚毅的身影。风里来,雨里去,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矿山的另一片蓝天。

当时生活条件艰苦,每天的辛勤劳动之余,她们还要强打精神操持家务。时常要面对蔬菜短缺、粮食匮乏的疑难;时常要面对孩子们忍受饥饿的眼神;委屈的泪水她们只会往肚子里咽,勇敢面对生活铸就了她们不屈的性格。

在她们和父辈们艰苦的劳动中,矿山一天一天变了样。今非昔比,现在我们有现代化的采掘机械设备、有了良好的工作环境、有了富足的生活,让矿山子弟感到了工作的充实和生活的甜蜜。去年母亲和她的那帮老姐妹们都办理了“57工”的退休手续,这是国家对她们辛勤付出的肯定,也是矿山对她们的最好酬谢,拿到退休金的她们和我们都感到了无比的欣慰。

这就是母亲和她同龄的矿山家属们的故事,她们和父辈们共同缔造了矿山,我们应该永远敬重和爱戴她们。(澄合电力中心)

往事如风



初秋的清晨从太原赶往平遥,汽车在无数的涵洞中穿过,青山渐远,广袤的平原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我们。一个多小时后透过车窗便看到了古色古香的平遥城墙,远远望去,斜阳正酣,高大的城墙肃默着,在现实与古朴的时光中交错,让人不禁陡生神秘与敬畏。

平遥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782年),至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自公元前221年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平遥一直是作为“县治”的所在地,延续至今。现存的寺庙建筑群、县衙署、市楼均是明清建筑,民居及商业街道基本上建于17到19世纪,历经多年沧桑,是我国汉族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县城。

我们游览的第一站是县衙。平遥在19世纪初号称“小北京”,相当于当时山西的经济、文化中心。“别处知县官位七品,平遥最高的一位知县位居四品”,如此“高配”足见当时平遥在山西、在全国的特殊地位。随着导游的话语我们绕过“平遥县署”牌楼,一个宽约50米,长约百米的大院落呈现在眼前,正面是气度威严的大堂,有意思的是,大堂牌匾上写的不是“明镜高悬”,而是“亲民堂”,民字上多写了一点,寓意“亲民多一点”。再往里走,就是县太爷上楼下窑的山西标准规格的内宅,内宅旁的小院是后花园,亭台楼阁,杨柳依依,这里是县衙中唯一种植树木的地方。

出了县衙走过县城的中轴线南大街,便来到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保存完整的平遥城隍庙。平遥城隍庙与别处城隍庙有所不同,是城隍庙、财神庙、灶君庙三庙合一。城隍庙城前前后后四进院落,属中国道教庙宇殿堂的典型建筑,建筑形式上比较有特色,门外的牌坊、戏楼、献殿、正殿、寝宫,以及两边的灶君庙、财神庙层层叠进,又各不相同。不难想象,以往岁月每逢集市,这里会是何等的热闹。

县衙、城隍庙反映的是平遥政治、文化生活的一面,而我们随后来到西大街38号的“日升昌”票号,则是昔日平遥经济活动的“龙头”企业。“日升昌”始创于清代,是我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开辟了中国金融业的新纪元。

走出“日升昌”,穿行平遥街道,两侧满目的明清建筑,远远望去有种时光逆转的感觉。“现在平遥正在实行新规划,城里部分新式建筑设施将全部按明清风格改造修缮,城里部分居民将陆续迁居城外,留在城里经营的居民营业时要统一着古装。几年后,前来游览观光的游客也要先在城门口更换古装,用钞票兑换散碎银两后,方可进城感受‘穿越’古今的意蕴”。临别古城前,身着碎花对襟古装导游的一席话,使得我们对平遥古城还想再续前缘。

(王石四矿) 天涯旅人



那是养育我的一方土地,那是我成长的地方,只是我从高中时代就离开了她,直到我的发小们都逐一走了出去,我就更不常回去了,大概有七、八年了吧,真的是好久了!其实,再久的时间我都不曾对她感到陌生,因为我是常做梦的人,梦见那人称道的青春岁月。

我至今依然恋着那方土地,确切地说是那个住宅小区、那个校园。

由于工作的关系使我有机会再次回到我儿时的家——南桥社区。原本不大的小区也建起了文化广场,运动设施齐全,处处彰显出新社区的繁荣与和谐。

学校是我心心念念的地方,从来不曾遗忘,梦中就属她出现的次数最多,模模糊糊的樱花树是她独特的风景,风起时的粉红花瓣雨至今魂牵梦绕。

我曾经年少的美好时光,虽已悄然远逝,但心底的歌依旧在唱:“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己……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蒲白实业公司) 人生随笔

那年那月

·张彦平·

丁的粗布衣裳,挖土——和泥——制坯——入窑——烧制——出砖;荒山沟里开始冒起了灰色的烟雾,也有了母亲和其他家属们背负着砖垛(通常六七十斤重)来往于砖窑的身影;佝偻着身躯,奋力向前迈动步履,汗水打湿了脚下的土地,肩膀被皮带勒出一道道血痕,高强度的劳动常常使她们腰酸背痛;在建筑工

一片叶子的牵挂

·马麦丽·

深秋的落叶
飘舞的身躯
缠绕着树影
如此的痴迷
却又如此的凄迷

秋

像一把小提琴
拉长叶子单薄的忧郁
一丝一弦地敲击
击落了片片相思
有谁可以
编织一叶一片的思念

孤叶绵绵情意

期盼云儿将叶儿灵魂遥寄

期盼风儿吻干叶儿残留的泪痕
带去叶儿阳光一样的笑脸

丝丝寒意的秋风
将叶儿吹进无尽的思念
叶儿
一枝一瓣寻觅
偶尔
在笔端勾勒出无限的记忆
一身一影 思念的累了
轻步无梦的叹息
秋的惆怅
叶儿化作
另一片与之相同的叶子
沿着那执着脚步
随风而去

春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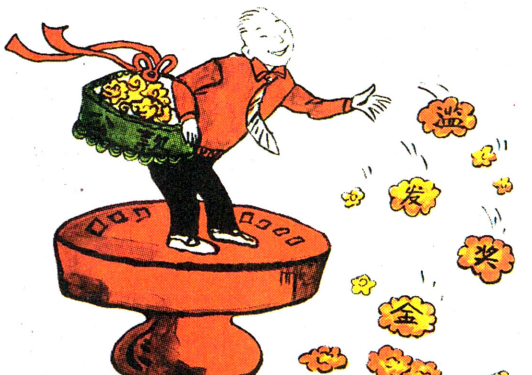
·常诚·

春雪轻轻的在天空飞舞
春风唱着一首不老的情歌
霎时春风变得很柔软
迎春花也绽开了久违的笑脸
春雪炫耀着它的魅力
呈现出它的热情
似乎望穿了一个严冬
顿时
北方的山瘦了
水也瘦了

春雪把天空舞成帘幔
在干枯的柳树枝头
春天开始攒动
一群麻雀像淘气的幼童
在春天里的雪地上尽情撒娇
温暖的大地拥抱着春雪
就像一对久违的恋人
春雪陶醉在爱情的甜蜜里
大地用它的体温将春雪融化
留给我无限的遐想



静听 刘智一摄



陈明霞作

自豪的煤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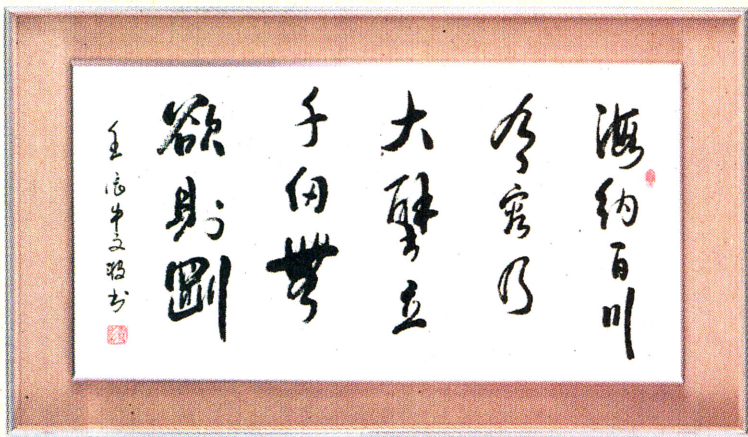
·后村·

那是我很小的时候
无聊地骑在门前的歪脖树上
茫然无知地眺着前方
晨曦中 一头“铁牛”驶过田野
我就托着腮帮幻想着
长大后驾驶着一匹“铁牛”
征服边塞集体农庄里的万顷麦浪

少年时 曾按捺不住内心的轻狂
想成为人民币上那样的一名车工
在机器的轰鸣中把人生规划
不料 命运却让我穿上了绿色的军装

多少次 在险境里绝处逢生
亢奋的青春与天山雪松一起长大
血染的五角星在冰天雪地里热烈绽放

如今 我是陕煤化大军中的一员
虽沧海一粟却踏踏实实落地生根
我感动 十万万兄弟姐妹是一家人
站起来 我们就是一座座巍峨的山峰
成为一名煤化人我格外自豪
共同的愿景把我们凝聚在一起
抱成团 就会裂变出溶化钢铁的能量



我的麻雀邻居

·马培云·

足,找食或停驻时很机警,会不时地扭着脖颈转动着眼球,用它黑黑的眸子愣愣地瞅着周围的环境,觉得安全了才会去啄食或嬉戏打闹,一蹦一跳、一飞一落的就像一个顽皮又贪吃的小孩子,而任何一个突然的声响,都会毫不例外地惊飞它们。麻雀是与生俱来的鉴别家,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去哪找食、找什么食它们非常清楚,或许它们有天生的遗传密码吧。

麻雀很恋家。尽管它们的巢很是简陋,远没有织巢鸟的窝舒适漂亮,但它们这么多年来从没有远离过,每年都有几窝小麻雀出生长大。开始是一对夫妻,后来变成了



一群,在我家的周围飞来飞去,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它们的新窝,那四个鸟蛋竟然不见了。我至今也不明白,小小的麻雀是怎么把它的卵弄走的,弄到哪去了。小小麻雀的这个举动让我对它们的灵气、智慧和能量陡升敬畏。

麻雀的栖息环境很广,生存能力极强。山野乡村、闹市街区、家居院落、南疆北国到处都有它们忙碌的身影。麻雀算不上什么珍禽异兽,没有孔雀般华贵的外衣,也没有雄鹰健硕的体魄,更没

有鸢鵙优美的歌喉,但它们用自己的方式顽强地生活着,成为人类最为亲近的鸟类,麻雀扑棱棱乱飞的风声,叽叽喳喳的叫声成了城市乡村不可缺的一种音乐。

麻雀是弱者,更是强者。六十年代,麻雀曾被列入“四害”几乎被灭绝,但它们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和麻雀咫尺为邻,让我得到的是大自然的灵动,得到的是对自然与生灵、生命与生存、爱与被爱的理解。如果说,人类是大自然的舞者,麻雀就是我们的伴舞者。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麻雀消失了,我们的后代也只能从3D动漫或书本上去认知它们了,到那时,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和无知啊!

(澄合矿业公司) 闲情逸趣



邢献舜

姥姥已经离开三年了,但屋后小路旁那一排排白桦树还在,依旧那样的挺拔有力,落叶还是那样的五彩斑斓,洒下一地的光阴。

作为一个逃荒至此的老人,60年前漂泊遗落在在这片异域他乡,这里就成了她人生的第二个故乡,在这里她走完了后六十年的沧桑,直到最后父亲把她的骨灰安葬在老家的山岗上,了却她一生的夙愿。

姥姥活着的时候经常讲“叶落归根”,每当她呢喃感慨时,我总感受到她内心深处渴望,那是人至暮年后对故乡深刻的铭记,是对生命最后归宿的坦然。即使时光在流逝中将人由少变老,也抹不去那份对生命原点记忆的痕迹。一个耄耋老人的一生历经坎坷,最终在历经几十个春秋后魂归故里,回归她生命的起点。“看尽繁华灿烂,落叶知人生”,这便是人生的极致与本质。如今,我们的人生都在追求什么?是极致还是那份本质?很多人已经分不清楚了……

想起人生的起伏,总在很多不确定的变化中抛起和落下,在一路风尘的迷茫过后,幡然醒悟,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看花开花落,看潮涨潮退,看岁月更迭,任何美景只是霎那的存在,辉煌也好,灿烂也要,等烟花绽放过后,留下一地的落寞。有人会说,人生何必如此看透,看透了就没有意思了,人生享受的就是灿烂时的微笑,巅峰时的心跳,何必在意那么多背后的苍凉和无奈。其实,只有真正明白了繁华背后的荒芜,辉煌背后的落寞,才能在人生紧要处把握住前进的方向,掂量出生命的价值,才不会在得意忘形后发现遍身伤痕。“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每个人都渴望在一生的历程中享受到一种极致的绽放,或许仅仅只是短暂的一过。每个人都只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会体会到什么是云烟,什么是永恒,什么才是人生的本质。

落叶知人生,不是渲染人生的悲观,只是在叙述生命的规律,每个人一生追求的东西都完全不同,但无论如何,内心的平静和坦然都是所有内心世界丰满的人都渴望得到的,有人会嘲笑这种不求上进的处世观,这是一种对人生消极的做法。然而,这并不是消极,而恰恰是内心世界丰富的映照,是对生活真谛的醒悟,只有内心世界的丰富,才能看透春天的花香鸟语,夏天的枝繁叶茂,秋天的落叶纷飞,冬天的万木凋零。才能领悟到人生不过是四季的更迭、时光轮回,花开过、繁盛过、叶落过,看淡了,就坦然了。

无论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什么,都不要失去内心世界的平静与坦然;无论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多么艰难,都不要失去落叶般静美的心境,坚持的走下去,平静地看遍春夏秋冬的轮回,下一个春天就会来临!

(延绥黄陵分公司) 品味人生

我在一个老式单元楼里居住多年了,说不清是哪一年,一对麻雀“夫妇”也没有给谁打招呼,就在我家窗外的水泥墙缝里住下了,成了我的邻居。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倒也是谁也不干涉谁的生活。它们每天出出进进、任意地飞来飞去,我粗茶淡饭的过着惯常的日子,我们之间,从来也没有闹过什么不愉快。

小时候,我养过鸟,那纯粹是出于玩闹,满足好奇心。而今,有了“邻居”,我把观察麻雀当成了一种乐趣,闲暇之余,常常猫在阳台的角落,窥看麻雀,试用着《动物世界》的眼光去看它们隐秘的生活。

依我看,麻雀有超出人所想象的分辨能力和生存本领。它们喜欢有人烟的地方,生性活泼而戒心十